

此去觅光明

胡晓军

我的少年时代,是在卢湾区南昌路的一条弄堂里度过的。那条马路,过去叫做环龙路;那条弄堂,老人叫做渔阳里。13岁那年,我见到自家正对门的石库门框边,多了一块刻了“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”的大理石牌子。只是一块牌子,门内还是老样子,没有什么设施,没有什么布置,更没有任何展品,有的是百姓生计,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。

母亲有个姐妹,家住虹口区深阳路,母亲常去找她聊天。我总是极乐意地跟去,因为那位阿姨,必会为我准备许多好吃的。还记得白天电车经过淮海路、南京路和外滩,一路熙熙攘攘;然而过了外白渡桥,便逐渐冷清了下来;晚上回家,我从车窗向外张望,黑黝黝的看不清楚,似能闻到江风的几星腥气,也能听到汽笛的几点鸣声,小小的心里,禁不住有些害怕起来。十年以后,长大成人,我家从卢湾区搬走了,那位虹口区的阿姨也搬走了,母亲和我自然都不去了。我偶尔也路过外滩。那时的东方明珠电视塔,刚刚拔地而起,成了上海的一大新景观。然而我的眼光,除了对岸的浦东,更多是南岸的北侧、外白渡桥的北侧。北外滩滨江的曲线,优美而又漫长,不过不知怎的,尽管并不遥远,我总是未能向北多行几步。

直到20多年后,确切地说是两年前,我知悉虹口区有关方面正开展“红色起航”的资料挖掘、收集和整理,梳理历史,考究细节,证实并还原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。看了相关材料,我才知道,就在那段少年时透过张看的路上,就在那段总长2.5公里的湾岸,曾经码头聚集、船只穿梭,此地不仅是上海当年海运物流的集散地,而且是大批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出发地。从1919年3月17日始,到1920年12月底,共有20批约1600人,先后由黄浦江沿岸的各码头出发,前往法国马赛,再辗转去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——巴黎。

那是一场声势浩大、历时漫长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,发起、参与者众多。其中有同盟会成员组成的留法俭学会,有教育

系统组织的勤工俭学会,有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。经学者统计,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,其中留法勤工俭学的19人;在第一批出发的89名学生中,湖南青年有43人;不到两年里,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多达300余人。1919年3月17日,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出发,毛泽东前往码头,为他们送行,此后多次在码头上目送他们启程西去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毛泽东去渔阳里二号拜访了陈独秀,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革命斗争等问题。我似乎能想象到,毛泽东从北外滩乘着有轨电车,向渔阳里而去的情形。

两年以后,我又来到北外滩,这次不是乘车,而是漫步,在长长的滨江道上漫步。阳光和煦,江水清澈,空气明净。轻风吹来初春的微寒,吹来草木的清香。偶有两三位晨跑的青年,飞一般地从我的身边掠过,赶在了我的前面。我不禁轻声念起了朱自清先生的名句:“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,从头到脚都是新的,它生长着;春天像小姑娘,花枝招展的,笑着,走着;春天像健壮的青年,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,他领着我们上前去。”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此地是虹口区命名的“睁眼看世界启航之地”。如今的起航之地,浑浊的江水不再,污秽的空气不再,疲累不堪、衣不蔽体的码头工人不再,手持警棍、脑满肠肥的外国巡捕不再……100多年前,殖民者们来到此地,建造了码头,开来了轮船,本打算在这里永久地占据下去;但他们没有想到,一大批民族的精英、中国的脊梁,一大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们,就在这里借船出海,然后回国,最终将所有的帝国主义殖民者从上海、从中国的大地上彻彻底底地赶了出去!

如今,这2.5公里的湾岸,已成了人民城市的“会客厅”。一切屈辱陈迹,早已荡然无存,唯有石砖上的老码头名——太古、华通、日邮、铜人、大达、开平局、杨树浦、永兴洋行、黄浦、宝顺……仅仅是新刻的,没有什么旧痕,没有什么实物,也没有任何讲解,在无声地道着百多年前的往事。

历史是一位有心的老人,原来他将百年的沧桑巨变和奋斗历程,摄成了照片,记在了书里,放在了博物馆,印在了会议的文件上。抬头便是虹口区的最高楼——白玉兰广场。2019年,也是二月早春,“睁眼看世界,起航北外滩——虹口区纪念早期赴海外留学史料展暨研讨活动”就在那里举行。

当晚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来到了浦江畔的一个码头。正是二月早春,正值凌晨,曙光未露,一切都是黑黝黝的,依稀只见“汇山”两个大字。房屋自然不是现在的房屋,马路自然不是现在的马路,甚至江水也不是现在的江水,一艘老旧的客轮赫然在目,它将按既定的航线,经香港、新加坡、苏伊士运河到达马赛,展开共计40天的航程。

我在各层的船舱之间游走。人很多,也很杂,但我还是发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——二等舱里的那对,像是萧湘秋和陶岚,他们应该是从小镇逃出来的;一等舱的那位像是方鸿渐,旁边那间则是苏文纨,他们是去镀金、混洋学历的。还有特等舱里的那位,西装革履,手捻雪茄,那想必是吴荪甫,他自然是去做生意的……

我来到三等舱,一眼就看见了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、聂荣臻、李富春、李维汉、李立三、徐特立、蔡畅、许德珩,还有蔡和森、赵世炎、王若飞、陈延年、向警予……一样在船上,这里却很狭窄,灯光也很暗淡;一样的青年,他们更胸怀大志、更意气风发。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仰,正是无产阶级、共产主义;他们有更高的追求,正是红色革命、振兴中华。

此时夜雾逐渐褪去,天际微露曙光。我走出船舱,来到船舷,见27岁的毛泽东正在送行的人群中,向我的方向扬手致意。此时汽笛长鸣,铁锚轧轧升起。我不禁轻声念起了毛泽东的名句: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,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;它是立于高山之巅,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;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、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……”

海天苍莽,青春英发,黄浦启航程。殷殷相握,遥遥隔望,此去觅光明。汽笛怒鸣潮头涌,彻听自由声。待到归来风云起,神州动,睡狮醒。

——调寄 少年游

歌颂你,我的工人兄弟

李潇 王景奎

上海之根根深叶茂,
浦江之首首先起航!
一条G60科创走廊,正横空出世,
腾飞的巨龙,掀起排山倒海的巨浪,
厉害了,我的工人兄弟;
厉害了,我的松江!

一条科创长廊,对标硅谷,追求卓越,
“松江制造”迈向“松江创造”正在奏响。
这条巨龙走出上海,走出中国,走向世界,
松江绘就最美蓝图,工人兄弟谱写华章!

电力变压器、便携式质谱仪,
450毫米集成电路用晶体生产系统全球领跑,
巨人攀登一个个高峰,巨龙捧出一颗颗明珠,
松江、工人兄弟,我要为你放声歌唱!

我歌唱松江工匠!松江最美蓝图的擘画者,
你们有锲而不舍的斗志,有克难奋进的昂扬!

看!松江工匠匠心独运,精彩纷呈,惊喜连连,
他们唯实唯干,克难奋进,事业放在心尖上。
上海耀江翁永平创新发明不断,独揽专利近40项,
用创新的智慧和技术的魅力照耀松江。

看!江河泛舟、攻坚克难的黄拥军,
把建筑幕墙铺到世界第一高楼之上;
立志做高分子材料行业技术的引领者,
上海聚成工程塑料总裁王晶总是逆流起航。

看!顾秀非遗传承人钱月芳,
一双巧手绣出中国特有的大美和金奖!
你们是新时代的弄潮儿,是共和国的脊梁,
厉害了,松江工匠!

我赞美创新,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,
谁能把太阳的温暖存进电池,
实现太阳能领域高端装备的“中国制造”?
上海理想能源的步伐无比铿锵!

谁能创造一支无人驾驶的清洁车队,
解放清洁工的双手,让黑夜干净明亮?
上海仙途智能敢为天下先,
先下手就能成为行业最强!

谁冲破跨国企业垄断,将高低压设备
犹如鲜花,
铺满了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心脏?
是正泰集团一马当先,一骑绝尘,空谷回响!

厉害了,我的松江创造!你创造无疆!

四
我歌唱劳模,劳动光荣,劳动者最美,
以天下为怀,方知世界乃辽阔战场!

创新性完成了“零编程”交互编辑器的研发,
原川张建国为松江捧回一个又一个大奖;
攀登无止境的上海工匠常延沛,
研发“旋挖钻机”,打磨“中国制造”之轴当仁不让。
吴海夏洁敏团队精益求精,实现技改项目的创新,
为企业与社会和谐共生、良性循环保驾护航!

商海弄舟,永动机一样的总裁丁桂康,
建设全球最具地标性的G60科创云廊。
新冠肆虐时,广大产业工人用智用力,
让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双双齐飞,
赢得复工复产和防控疫情的双胜利,
松江经济最终逆势飞扬!

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使命和担当,
厉害了,松江劳模!你们无人阻挡!

五
巨浪托起巨龙,巨龙掀起巨浪,
海尔智谷、正泰智电港抢滩G60,
精准定位智能制造等“6+X”战略的号角吹响,
高科技、国际化的松江科技影都如期开张;

广富林文化遗址游人如织,佘山世茂洲际酒店一房难求,
松江新城正在上海“五个新城”中初露迷人风光,
国家战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正在创造新的辉煌,
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充分彰显,
厉害了,松江未来!未来就在我们脚下和肩上!

松江因为这些厉害的工人兄弟变得更加厉害,
工人兄弟因为厉害的松江而十分自豪!

坚定不移听党话,矢志不渝跟党走,
我们愿把一切献给党。
工人兄弟们发之肺腑的心声在空中回响!

劳动光荣,创造伟大!

工人兄弟们,已经在建设松江新城的新征程上迈出铿锵的步伐,展现使命担当;
厉害了,我的工人兄弟!松江人民感谢你;
厉害了,我的松江!工人兄弟因你更有力量!

厉害了,我的工人兄弟;
厉害了,我的现代化松江新城!

華亭風

盛晴书

百年征程波澜壮阔

张金贵摄



培养妇运人才的摇篮——平民女校

朱少伟

在上海闹市延中绿地,矗立着两排东西走向的典型石库门建筑,构成一条完整的老弄堂。这里原称辅德里,曾有四排76个单元,始建于1915年秋。那经受百年风雨的青砖外墙,鱼鳞状的黛瓦,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,乌黑厚实的木门,都见证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把领导妇女运动列为一项重要工作。申城是我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,纱厂、丝厂、烟厂多,女工也多。1921年8月,党组织帮助很有影响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(会长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)进行改组,并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登载改组宣言和新的章程;12月10日,党组织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《妇女声》杂志,由李达(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)、王剑虹(后与瞿秋白结为伉俪)、王会悟(李达的夫人)参加这份半月刊的编辑工作,撰稿人有陈独秀、沈雁冰、沈泽民、邵力子等。随着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,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李达感到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,便商量决定在沪筹建

平民女校。

当年,李达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(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中共二大会址)。其寓所后面的辅德里632号A(今老成都北路7弄42—44号平民女校旧址)恰好招租,李达就用自己的稿费租下,以作校舍。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,《妇女声》杂志及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分别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,申明“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,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妇女,使其得谋生工具,养成自立精神”。陈独秀也在发表的文章中表示,“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”,“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”。

1922年2月,平民女校正式开学,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开办,徐宗汉捐助课桌和椅子。沈泽民希望平民女校成为“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”,并对校名如此解释:“平民”是别于“贵族”的意思,换一句话说,何以称作平民女校,因为第一,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。第二,这是

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。”

平民女校所在的辅德里632号A,是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建筑,二楼有教室和部分女生的宿舍,底层为学员的手工作坊和饭厅。教务主任(即校长)先后由李达、蔡和森担任,并相继由王会悟、向警予协助处理日常事务;陈独秀、陈望道、邵力子、高语罕、沈雁冰、沈泽民、张秋人等曾义务兼课。

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,有学员30人左右,大都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,上进心强。《王一知回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》(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)说:“平民女校共有20多人,分为高级和初级两个班,初级班的人比高级班的多一些。我是高级班的一个。这些学生的情况是:有的是不愿受封建家庭的束缚,不满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而走出来的;有的是不满旧学校的腐败,不愿意升学独自找出路的;有的是因为没有考上学校而投奔到上海来的;也有一些是听说这个学校是比较进步的,又有许多知

名的人士如陈独秀、陈望道、邵力子等也就被吸引来了。”《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》(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)说:“学生三十多人,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”,“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,有四个工作组长。有的领导缝纫、有的领导作袜、有的领导洗衣”。《丁玲自叙》提及:“学校有初级、高级两班,初级班二十人,高级班六人”,“共二十三人,我在高级班”;“低级班学生住校,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”;“学校除上课外,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”。

平民女校开设语文、数学、英文、物理、化学、经济学、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;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,刘少奇、张太雷、恽代英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或讲座。平民女校还组织学员向社会进

行演讲,声援工人运动。1922年底,由于经费困难,平民女校停止活动。

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比较短暂,但它作为党的第一所培育妇女干部的学校,最早播下开展妇女运动的红色种子,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,除了著名作家丁玲,还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、著名教育家王一知等。



平民女校旧址